



在頑強的土地上

格·伏羅微可夫等著



在頑強的土地上

格·伏羅贊可夫等著

金健譯

人民出版社

~~~~~  
原書名：On Stubborn Soil

原作者：G. Borovikov

原載刊物：“Soviet Literature”，7，1953.

原出版機構：Soviet Writer Publishing House  
~~~~~

在頑強的土地上

著者	格·伏羅徹可夫等
譯者	金健
出版者	火 星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東路七九一號 電話八四六〇六號
排版者	上海市印刷三廠 上海香港路一七號
印刷者	東 南 印 刷 廠 上海新聞路五六六弄二四號

~~~~~  
1954年2月初版

## 譯者序

這裏所收集的四個短篇，都是從英文版的「蘇維埃文學」中選譯出來的。它們都是以表現蘇聯在鄉村中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建設為主題的；我因為喜愛它們才把它譯出來，我相信讀者一定也會喜愛它們。

「在頑強的土地上」故事和情節都非常動人。中國所謂「人定勝天」這句老古話，在這篇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不管伏爾加草原如何頑強，但是在那裏的人民却比土地更頑強，結果是人征服了自然。正如故事中的主角珍娜達所說的：「荒地。對，這話很對。但是是誰使它荒的呢？是因為人沒有力量去和它競爭。」

亞力山大·岡察爾已經是我國讀者所熟悉的作家，他這篇「去山中之路」，不但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同時還可把它當一篇美麗的散文讀。從這篇作品中我們不難想像蘇聯國內走向共產主義的建設已經發展到了一種怎樣的地步——他們為了一個小小的礦泉，就可以開出一條漫長的公路；而生活在這個國家裏的人民又是如何的幸福——書中的小朋友姆泰拉為集體農莊幸福的生活而神往着，她在孤獨的時候就想到：「而現在，那些葡萄園一定正為工作在忙碌着，孩子們一定都在河中洗澡。黃昏的時候街上很熱鬧，汽車很快地開過去，撒着喇叭，而俱樂部裏正放映着新影片。」

在「財寶」中我們不但窺見了改造自然的工作在蘇聯國內進行得多麼快——一個那

樣的原始森林地帶後有多少年就變成了一個最新式的快要電氣化了的牧場，而且也看出了一個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限的發展與光明的前途——原來是石油工人的兩個窮孩子，後來一個變成了區政委會的主席，一個變成爲優良的女裁縫，這難道不是奇蹟嗎？

而「我都不甚的歌謠」從頭至尾都充滿了詩歌的繪畫。這篇作品雖然要，可是讀起來卻不覺得長。安東諾夫也是很有名望的作家，這篇作品他下筆非常合當謹慎，從容不迫，耐人尋味。裏面的一些人物都用寥寥幾筆就表現得栩栩如生。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印象：他們的愛情與生活都是與工作緊密地連在一起的。

每篇後面都註明原作刊登的期數；並另附作者的簡略介紹，供讀者作參考。

## 目次

|              |             |
|--------------|-------------|
| 在頑強的土壤上..... | 格里哥里·伏羅微可夫  |
| 到山中的路.....   | 亞力山大·岡察爾    |
| 財寶.....      | 康司坦丁·鮑斯托夫斯基 |
| 坡都不基的歌謠..... | 塞爾奇·安東諾夫    |

在頑強的土地上

格里哥里·伏羅徹可夫

一個春天的晚上，我踏上一條江輪，往伏爾加下游左岸草原地帶的一個地區去。江中還在漲水，這條船剛漆上一層漂亮的白漆，用中等的速度在混濁的江水中行駛着。

我在旅客中偶然碰上了某一位名叫亞力山·葛萊楚金的人，他是在區管理局工作的土壤改良專家，是一個年約廿八歲的高個子，他那尖削的臉孔，保持着莊重的神態。他有一雙濃黑的眉毛，像烏雀的翅膀似的伸展在太陽穴的兩旁，當他講話的時候，它們就一起一落，好像他沒有辦法去控制它們。

那天晚上，我們一同離開餐廳，在船頭的上層甲板上站立了一會兒。江上透露着寒冷和幽暗的光線。我們可以聽見沉重的機器聲和槳片拍擊着水面的聲音。伏爾加河一片汪洋連岸都看不見，使我們感到整個宇宙都是由水組成的，灰色的天空像一頂粗糙的無邊小帽低低地懸掛在它上面，此外便什麼都看不見。……

從下面大甲板上傳來唱歌的聲音：

「雁羣高飛，

高呼再會，再會……」

這是女人的聲音。一個嗓子很高並且很婉轉。一個很低，有點帶啞聲，沉重地顫動使人想起那不發音的低音琴弦。這支歌因為歌詞平易，歌調鏗鏘，所以很容易使人聽進去。

可是葛萊楚金不讓我在安靜中去享受它。他凝視着前面的黑暗，一點也未注意到我在聽歌，一逕只管向我談起關於我所要去的那個地區。

「過去他們常說那是一些天不照應的地方，我不懂什麼天不天，但的確是一塊頑強的土地。」

他低沉單調地往下說。他談起那塊地就好像談起一個人似的。

「它是那樣的變幻無常和頑強。我們種下穀去，它只生麻煩不生別的。從它的早熟看來，倒是很有希望，但是只要等它稍微長高一點，地就乾成一塊塊的，如同陶器的碎片一樣，稻莖枯了……。這樣全部的田地都乾壞了……。只消一句話就把它說完了——



那兒只是一片荒地而已。嘿，一匹馬拉動着犁，簡直在地上劃不出一條痕跡來。」

葛萊楚金在他的口袋裏找烟盒子。我繼續聽歌：

「雁羣高飛……」

他擦了一根火柴，用手遮住火，免得被風吹熄。他的臉在光的幌動中看起來簡直不成形狀。

「於是我們就嘗試養羊，」他接下去說。「要在伏爾加草原培養新種的羊，這倒沒有什麼問題。牠們能忍耐炎夏和乾旱，我們用穗狀草餵牠們，我們也不會爲零下四十度的冬天所苦。牠們能生出長纖微的羊毛，然而粗糙得不能織布。」

我的旅伴耐心地和我談，開始是講起關於養羊的一切門檻，接着談到草原上正在建立着的一些新的國營農場，然後又談到造林和灌溉。剛剛談完這些，他向我轉過身來，（他的臉孔在黑暗中仍然看不清，）問我幹嗎要到那些地區去。我告訴他我是報館裏派到那兒去寫一點新聞稿子的。

「我就不明白那兒有什麼值得登報的，」他批評道。「我們不過剛剛開始……而且

……算了吧，不久你自己就會知道的。」

他停止不說了，把他的帆布披肩拉到頭上去，向後靠在船艙的板壁上。

「是睡覺的時候了，」葛萊楚金說，向水手點點頭。「已經三點鐘了。」

天空仍舊黑不可辨。一股潮濕的寒氣從江上升起。流冰的碎片擊着船身。

一天之後，在距離伏爾加河數百公里的草原中心地帶，我們看見太陽上昇。

途中我們只經過兩個小村落。伏爾加山谷中的這些村落是一些非常特別的所在。那些小小的土築茅屋的平的泥屋頂，低到使一個高個子在屋內不能站起來。那些小窗戶一律都裝着用石灰水刷過的百葉窗。夏天裏不管怎麼熱，茅屋裏面却總是蔭涼的；在冬天當那刺骨的寒風可以把人吹倒的時候，屋內却是溫暖的。它們完全一式一樣，好像是由一個人依照一個標準模型建造而成的。這兒周圍數百公里全是草原，一棵樹都沒有，甚至連一株灌木也沒有。只有那駭人的草原。或許這就是這兒的居民所以有着特殊的性格的緣故，所謂「草原漢子」這個名詞是指那雄壯、頑強的天性和那緘默不易往來的習性而言的。現在，草原居民已經改變了。他用機器耕田，到城裏去唸書，他的性格變得柔

和了，他的心靈也不像他父親的時候那樣保守了。但是自然可依舊還是像過去一樣冷酷無情。還未曾下雪就已經是冬天，秋播的五穀在地下給冰凍住了。夏天來的時候，土地則被太陽和風所烘乾。只有在春天的時候，草原上才籠罩上一層嬌豔的綠色。於是不到幾天，各種的花都開了。鬱金香的幹莖從地面上長出來，沒有多少時候，地面上就一望無際地鋪滿了各種顏色的花朵——紅的、黃的、白的。它們渴望着生存，把它們的頭部伸出於一切草木之上。不過，草原上的春天是很短的。太陽很快地就把地上的濕氣吸乾了，於是花瓣殘了，花朵謝了，草枯萎了。祇有那鴿灰色多葉的艾草，駱駝草，羽毛草能夠挨過整個的夏天。但是，人在哪兒耕地並用毅力和勞動去迫使它結菓，哪兒就能夠長出五穀、甜美的西瓜和肥大的西瓜來。

那天我和葛萊楚金驅車往國營農場去，我們的車後是塵埃滾滾，可是在伏爾加河潮患地帶，仍舊可以看見一塊塊的雪地參差在稀疏的樹林之間。

「國營農場就要到了，」司機一邊說一邊順着一條溝壑指着，公路正在那兒猝然下降。「那兒是主要的農舍，」他解釋道，把他冬天用的帽子歪戴在一旁，吃土排擋開上

坡去，他用他那雙含笑的眼睛向我們轉過身來，有信心地添上一句說：「我保險你們會歡喜這個地方。」

「你是這樣想……」葛萊楚金懷疑地用漫長的聲音說道。

農場的建築物沿着漲水溝的另一邊伸延着。那些平屋頂的、低矮的土牆房子排列在僅有的一條直街的兩旁。在這些粉刷過的茅屋旁不遠之地，佇立着一所有防風雨板壁並開着五個前窗的屋子。所有這些房屋看起來都很新，我們可以看出另有一些建築還正在動工。有一個地方正在修建一所大穀倉，我們看見各處都已打好了石頭的牆基，有的地方房屋已經造好了。

汽車平滑地開過一道土隄，進到溝壑的另一邊，再沿着一條像瀝青一樣平坦的土築的道路前進，然後停在那板壁房子的外面。

「這兒是農場辦事處的所在地，」司機告知我們。

我們下車，踏上那粗糙的木階，來到大門前面。我們進去的頭一間房是一個大房間，牆上掛着各種顏色的標語。其中有一條寫着：種楊梅！配上一些圖畫，說明這工作

該怎樣做；其他還有一些關於種覆盆子、蘋果和櫻桃類似的標語和圖畫。

「全是胡說！」葛萊楚金不耐煩地從這些招貼掉過頭來。「在這兒貼上一些這樣的標語，我想是誰在開玩笑吧，或者……」

他沒有來得及說完。這時有一位把眼鏡推到額角上去的老年人走出來招待我們。

「早安，」他稍稍地鞠一鞠躬，表示向我們敬禮，便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

我們被領到一間較小的擺滿了辦公桌子的房間裏。其中的一張桌子上坐着一位圍着一條昂哥拉羊毛圍巾的女孩子。她正在使用一架計算機。另外一張桌子上有一位面頰緋紅年紀較大的女人正在一架算盤上總結着一筆帳。我們進去的時候那個女孩子停止轉動計算機，並且用不可掩蓋的好奇心在看我們，但那年紀較大的女人只不過朝我們偷看了一眼又繼續她的工作。

「對不起，請問你們是誰？……」這個老年人有點催促地問我們。他把他的眼鏡戴正在他的鼻子上，當他集中注意力看我們的公文的時候用手摸着他那沒有刮過的下巴。他那有着少見的黃色睫毛的珠形眼睛，專心讀着公文上的每一個字。然後他介紹他的助

手們：唐娜——那位用計算機的女孩子——站起來並和我們握手。另外一位，她的名字叫娜泰莎·伊凡諾芙娜，只點了點頭又聳動了一下她的眉毛。

「請教尊姓？」葛萊楚金轉身問他。

「米哈依爾·彼德羅維支·周真，」他很清楚地回答。「我是會計主任。」

我們跟着就曉得了這國營農場的經理已經到莫斯科去了，當他不在的時候，職務由高等農藝師珍娜達·尼可拉芙娜負責。因為她昨天離開這裏到草原上去參觀本場的消費合作社去了，所以我們不到吃午飯的時候見不到她。

「你們這些從中心區來的官員們不肯多給我們一點好處，你們看，」周真加上一句。「我們難得見到你們。」

「呃，我到過了全伏爾加草原，雖然我得承認到這兒來還是初次，」葛萊楚金駁道。

「你的意思是，是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周真自信地說。「這兒就是這樣一種人們不肯來第二次的地方。一個生死窟，另一邊是虛無鄉。」

「哦，並不全是這樣壞呵，米哈依爾·彼德羅維支，」唐娜抗議道。「並不是每個人都覺得我們是這樣一個窮鄉僻壤。」

周真有一陣子不說話。他又把他的眼鏡推上去，捲了一支烟，細心地舐那紙邊。當他弄好之後，他叫唐娜「帶我們到旅館裏去。」

這個女孩子好像很高興跑開一下子。她從桌子後邊無聲息地溜出來，就領我們去。

「你們這兒還有一個旅館呀，」葛萊楚金驚奇地道。

「哦，這是米哈依爾·彼德羅維支歡喜這樣說話，」她笑着回答。「他喜歡用誇張的名詞。那兒只有三張床而已。但我們已經算是很不錯了，」——她嚴肅起來。「頭兩年我們簡直沒有地方可以招待客人。」

「不久你們就的確會有一個旅館了。」葛萊楚金說。

「那當然！」唐娜放大了聲音說。「我們還會有俱樂部和電影院哩……我們的確在公園裏選擇過地址。」

「在什麼地方？」

「在公園裏。你不要這樣吃驚！跨過那條溝，池子的那面就是的。」

她指着那水池的對過，在這兒我們可以辨出一些灰色的排列成行的小樹。

我們往「旅館」裏去的時候，這位歡喜說話的唐娜告訴我們說，去年曾經鬧過一次旱，把秋天和早春所播的五穀幾乎全乾死了，僅僅留下一些小米和向日葵，所以今年播種他們就用了一種特別能夠抗旱的穀種。

那位會計所謂的旅館，原來只是在一間土磚茅屋中靠牆擺了三張凳架床鋪的小房間。葛萊楚金掀開被單，摸了一下床墊子，不高興地搖搖頭。

「稻草的……。」

他搖了搖枕頭。

「也是稻草的……算我們運氣，床上總算是鋪的亞麻布。」  
過了一會兒，一位臉上有皺紋的高大的老女人替我們倒茶來。

「喂，這茶是怎麼搞的呀？我聞到一種怪味道！」葛萊楚金粗暴得不恰當地問道。

「那是烟的氣味。我們這兒是燒乾糞，」這女人一點不在乎地回答。



「在這兒幫人做事很不壞吓，對嗎？」

這女人好像不大懂得這句話的意義。她朝葛萊楚金看了一眼，回答道：

「這並不壞，我們並不覺得，」跟着就走了。

「我不能忍耐這個……這臭味我實在受不了。」葛萊楚金一面喝茶一面埋怨着。

他一杯跟着一杯喝那熱氣騰騰的茶，不斷地訴苦着這次旅行生活的不舒服。當他喝完了第五杯茶之後他脫掉他的高統靴子，倒在床上，連被都沒有蓋就安然地睡着了。

我可以隨意開始我的工作。我離開這所屋子。當我打從那條街往郊外去的時候，路上很少看見有什麼人。那開闊的一片淺綠色大海似的田野向前伸展，與那些藍黑色的縱橫交錯的溝壑在各處互相交叉着。空氣是那樣的透明，甚至遠處電綫桿上每一個絕緣體都可以看得見。地面各處爆出那急遽開放的深紅的鬱金香花。初生的灌木叢中發出艾草的辛辣的氣味，它們現在正長出珍珠一般色彩的柔軟滑潤的葉子。一羣羣的野雁，有的排成單行，有的排成人字形在頭上高飛，草原上充滿了牠們那歡欣擾攘的野性的呼喚。我回想到船上女人所唱的那支歌：